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说吧，记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说吧，记忆>>

13位ISBN编号：9787532747139

10位ISBN编号：7532747131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页数：393

译者：王家湘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说吧，记忆》是一部自传式回忆录。
我在思想上回到了过去——思想令人绝望地渐行渐淡——遥远的地方，我在那里摸索某个秘密的通道，结果发现时间的监狱是球形的，没有出口。
除了自杀，我尝试过一切。
我曾抛弃自己的身份，以便能够充作一个传统的幽灵，偷偷进入孕育我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国度。
一个小玻璃球里的彩色螺旋，我就是这么看待自己的一生的……当我回顾那些流亡的岁月时，我看到自己，以及成千上万个其他俄国人，过着一种奇怪但完全不能说是不愉快的生活，处于物质的贫困和思想的奢华之中，在小人物、幽灵般的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我们，流亡者们，碰巧居住在他们多少有点梦幻似的城市里。
这些原住民在我们心里和用玻璃纸剪出来的人形一样单调透明，我们虽然使用他们精巧的装置，给他们爱开玩笑的人鼓掌，采摘他们路旁的李子和苹果，但是我们和他们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像在我们自己人中如此广泛存在的那种极富人情味的交流。
有的时候似乎是我们无视他们，就像一个傲慢或极端愚蠢的侵略者无视一群杂乱的、无法辨认的当地人一样：但是偶尔，其实还是相当经常地，那个我们通过它平静地展示我们的伤心事和我们的艺术的幽灵般的世界会产生一种可怕的动乱，使我们明白谁是无形的囚徒，而谁又是真正的主人。

作者简介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
一八九九年四月一十三日，纳博科大出生于圣彼得堡。
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纳博科夫随全家于一九一九年流亡德国。
他在剑桥三一学院攻读法国和俄罗斯文学后，开始了在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学生涯。
一九四〇年，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在威尔斯理、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大学执教，以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身份享誉文坛，著有《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等长篇小说。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纳博科夫最有名的作品《洛丽塔》由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并引发争议。
一九六一年，纳博科夫迁居瑞上蒙特勒；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在洛桑病逝。

<<说吧，记忆>>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一　摇篮在深渊上方摇着，而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存只不过是两个永恒的黑暗之间瞬息即逝的一线光明。
尽管这两者是同卵双生，但是人在看他出生前的深渊时总是比看他要去的前方的那个（以每小时大约四千五百次心跳的速度）深渊要平静得多。
然而，我认识一个年轻的时间恐惧者，当他第一次看着他出生前几个星期家里拍摄的电影时，体验到一种类似惊恐的感情。
他看见了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的世界——同样的房子，同样的人——然后意识到在那里面他根本就不存在，而且没有人为缺少他而难过。
他瞥见他的母亲在楼上的一扇窗口挥手，那个不熟悉的手势使他心神不安，仿佛那是种神秘的告别。
但是特别使他害怕的是看到一辆放在门廊里的崭新的婴儿车，带着棺材所具有的自鸣得意、侵蚀一切的神气；就连那也是空的，仿佛，在事物的进程反向发展的过程中，他自己的身体已经分崩离析了。
这样的想象对于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
或者，换句话来说，想到最初和最后的事情常常带有青少年的特点——除非可能受到某种古老、严厉的宗教的指引。
天性期望一个成年人接受这两个黑暗的虚空，和接受这两者之间的l晾人景象时同样漠然。
想象，是不朽和不成熟的人的极顶快乐，应该受到限制。
为了能够享受生活，我们不应过多地享受想象的快乐。
我讨厌这种事态。
我感觉到了要表示我的厌恶并掩饰天性的强烈愿望。
我的头脑一再做出巨大的努力，来看清在我生命的前后两侧的不具个人色彩的黑暗中最微弱的带个人性质的闪光。
我相信，造成这个黑暗的仅仅是时间之墙，是它将我和我青肿的拳头与自由的永恒世界隔开，这是我乐于和身上画着最鲜艳的彩绘的野蛮人共享的信念。
我在思想上回到了过去——思想令人绝望地渐行渐淡——遥远的地方，我在那里摸索某个秘密的通道，结果发现时间的监狱是球形的，没有出口。
除了自杀，我尝试过一切。
我曾抛弃自己的身份，以便能够充作一个传统的幽灵，偷偷进入孕育我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国度。
我曾在心理上忍受有损身份地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作家以及退役上校们为伴，他们记得前世曾是古罗马大道上的奴隶信使，或者是拉萨柳树下的哲人。
我翻遍旧梦，寻找钥匙和线索——让我马上说清楚，我完全拒绝弗洛伊德那庸俗、低劣、基本上是中世纪的世界，连同那对性象征的异想天开的探索（有点像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寻找培根式的离合诗），以及充满怨恨的小小的胚胎从他们天然的隐蔽深处对他们双亲性生活的窥探。
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乍看起来如此无边无际的时间竟会是一个监狱。
在探究我的童年的时候（这仅次于探究你的永恒），我看到了意识的觉醒是一系列间隔开的闪现，间隔逐渐缩小，直到形成了鲜明的大块的感知，提供给记忆一个并不牢固的支撑点。
我很小就几乎同时学会了数数和说话，但是内心里认知我就是我，我的父母是我的父母，似乎只是后来才确立起来的，是直接和我发现他们的年龄与我的年龄的关系相联系的。
从我想到这一揭示时那立即侵入我的记忆的、带着片片透过交叠的绿叶的光影的强烈阳光来判断，那个场合可能是乡间的夏末，我母亲的生日，我问了些问题，估摸了得到的回答。
根据重演论①，这一切本应如此；我们远祖头脑中的反身意识的开始必定和时间意识的初现是同时发生的。
因此，当新揭露出来的、我自己新鲜利落的四岁年纪的配方面对父母的三十三及二十七岁年纪的配方时，我感到自己产生了一个变化。
我受到了巨大的、令人鼓舞的震动。
仿佛比五十个月以前那个号啕大哭的泡得半死的我（老习俗要求父母退到一扇门后，我的母亲透过这

扇半关的门，设法纠正了笨拙失误的大长老康斯坦丁-维特韦尼斯基神父的错误）所经历的希腊天主教的浸泡要更为神圣的方式接受第二次洗礼，我感到自己突然投入了明亮的流动的传导体之中，这传导体不是别的，正是纯粹的时间元素。
你和不是自己、但是被时间的共同流动和自己结合在一起的人们分享它——正如激动的洗海水浴的人们分享闪闪发亮的海水一样，这是和空间世界很不相同的环境，空间世界不仅是人，而且连猿猴和蝴蝶都是能够感知到的。
在那一瞬间，我深切地意识到，那个二十七岁、穿着柔和的白色和粉红色衣服、拉着我的左手的人是我的母亲，而那个三十三岁的、穿着刺眼的白色和金色衣服、拉着我的右手的人是我的父亲。
我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在他们平稳地向前行进的时候，我大摇大摆地走一阵，小跑一阵，再大摇大摆地走一阵，沿着小路的中间走过片片光影，今天我很容易就认出，这条小路正是我们家在俄国原圣彼得堡省的叫维拉的乡村别墅的庭园里两旁长着观赏小栎树的小径。
确实，从我目前偏远的、与世隔绝的、几乎是杳无人迹的时间之山脊上，我把。
一九。
三年那个八月天的微小的自己看做在庆祝有意识的生命的诞生。
如果拉我左手的人和拉我右手的人在以前曾同时在我婴儿模糊的世界里出现过的话，也是在温柔的不知姓名身份的面具之下出现的；但是现在我父亲的穿着——那套骑兵卫队的华丽军装，半身铠甲的光滑的金灿灿的突起部在他的前胸和后背闪闪放光，像太阳一样呈现出来，而且在以后的好几年里我对父母的年龄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好奇，不断要人家告诉我他们的岁数，好像一个心情紧张的乘客为了对一只新表而询问时间一样。
　　我的父亲，请注意，在我出生前很久就已完成了军事训练，因此我想那天他穿上老军团的服饰是节日时的一个玩笑。
那么，我第一个完整的意识的闪现要归功于一个玩笑——这也具有重演的含义，因为在地球上最先意识到时间的动物也是最先会笑的动物。
　　二　　隐藏在我四岁时玩的游戏背后的是原始洞穴（而不是弗洛伊德式神秘主义者们可能设想的东西）。
在我的脑子里出现的，宛如史前地质上地壳隆起的某种巨大无比的产物，是在维拉别墅的一个客厅里的一张大长沙发，沙发面是白底子上印有黑色三叶草的印花装饰布。
历史在离这张长沙发的一端不远的地方开始（有公正的希腊人的保证），那儿有一大盆绣球花丛，开着浅蓝色和一些带绿色的花，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半掩着一尊狄安娜①大理石胸像的垫座。
长沙发贴靠着的那面墙上，一张镶在乌木框里的灰色版画标志着历史的另一个时期——那是拿破仑战争的场景之一，画面上真正敌对方是具体事件和它的寓意，你看到的是一个受伤的鼓手，一匹死马，战利品，一个士兵正要用刺刀刺向另一个士兵，以及在将军们中间的那个刀枪不入的皇帝在定格了的冲突中摆着姿势，所有这一切都聚集在同一个视觉平面上。
　　某个大人帮助了我，他先用两只手，然后加上一条有力的腿，把长沙发从墙挪开几英寸，以便形成一个狭窄的通道，再进一步帮我用长沙发的长靠枕严实地封住顶上，两头拿几个垫子堵住。
这样我就得到了爬过漆黑的隧道的难以相信的乐趣，我在隧道里会逗留一小会儿，听自己嗡嗡的耳鸣声——小男孩们躲藏在满是尘土的地方时如此熟悉的那孤单的震动——然后，在突然一阵美妙的惊慌下，手脚并用迅速嘭嘭爬到隧道头上，推开垫子，欢迎我的是一把维也纳藤椅下镶木地板上网状的太阳光，和两只轮流停落下来的快乐的苍蝇。
另外一个隧道游戏更柔和、更具梦幻感。
清早醒来后，我用床上的东西做成帐篷，在雪崩般的床单的幽暗中、在似乎从遥远的距离之外穿透我半在阴影中的掩蔽所的微弱的亮光下，听任想象力朦胧地千般驰骋，我想象在那遥远的地方，奇异的白色动物在湖泊地带自由游荡。
对我的侧面带有毛茸茸的棉线绳网的儿童床的回忆，也使我记起了把玩一个水晶蛋时的快乐：那是某个记不起来的复活节遗留下来的，是一个非常漂亮、坚实得可爱的深石榴红色的水晶蛋。
我总是把床单的一角咬得湿透，然后把那个蛋紧紧包在里面，好欣赏并且再舔舔紧包起来的琢面的温暖闪烁的红色，它神奇完美的光泽和色彩透过湿布渗了过来。

但是这还不是我最尽情享受美的一次。
　　宇宙是多么小啊（袋鼠的育儿袋就能够将它装下），和人的意识相比，和个人的一个回忆及语言对这个回忆的表达相比，又是多么微不足道啊！
我可能过分地喜爱自己最早的印象，但是我对它们怀着感激之情是有原因的。
它们将我引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视觉和触觉的极乐园。
我回忆起一九。
三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卧铺车厢里（可能是在早已消失了的地中海豪华列车上，它的六节车厢的下半部漆成红棕色，窗格是米黄色的）我跪在窗口的一个（略显扁平的）枕头上，怀着难解的极度痛苦，看见远处山坡上有几处神奇的灯光在向我召唤，然后悄悄地落进黑丝绒口袋里：那都是钻石，我后来在作品中将它们送给了我的人物，以减轻财富的重压。
可能我设法把卧铺床头很紧的有压印图案的百叶窗松开推了上去，我的脚跟很冷，但是我仍然跪在那儿凝视着外面。
没有任何东西比回想那些初始的激动更甜蜜或更奇异的了。
它们属于一个完美的童年的和谐世界，作为这样一个世界，在人的记忆中具有自然可塑的形态，几乎不用什么努力就能够写下来；只有在进行青春期的回忆的时候摩涅莫辛涅才开始挑剔，找起岔子来。
不仅如此，我还认为，在储藏印象的能力方面，我这一代的俄国儿童经历了一段天才时期，仿佛是考虑到了将会使他们所熟悉的世界完全消失的大变革，命运通过给予他们比应得的一份更多的东西忠实地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
当一切都储藏好了以后，天才就不复存在了，正如发生在别的那些更为特殊的神童身上的那样——漂亮的、头发鬈曲的少年挥动指挥棒，或者驾御巨大的钢琴，他们最后变成了二流音乐家，有着哀怨的眼睛，莫名的疾病，以及隐约地有点畸形的没有男子汉气概的臀部。
不过即使如此，个人的种种奥秘继续引逗着回忆录的作者。
我既不能从环境中也不能从遗传中找到使我成形的具体工具，那在我生活上压下了某种复杂的水印图案的无名的滚轧机，它那独一无二的图案在艺术之灯被点燃、照亮了生命的全景之时变得清晰可见。

编辑推荐

《说吧，记忆》是纳博科夫经典自传式回忆录，作家心灵深处通往虚构世界之秘途，白银时代记忆和文学流亡生涯的追述。

同名英文原版书火热销售中：Speak Memory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